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七十三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五

兵制

神宗即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帝患兵冗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之法靡不周悉其立軍之制非新經科簡即團併

有餘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損指揮之數無常焉

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

禁軍者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

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

請衣糧徙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為既使之去本土

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司

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

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

未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削廩遠徙是橫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既承平紀綱素張此屬恂恂亦無能為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頗失威重向後不復可號令驕兵若遂推行則衆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

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閲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

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從之

七月手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陞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詔併廢諸軍營陜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為

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併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併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類皆撥併畿甸諸路及廂軍皆會總畸零各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溢員者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併兵入逐指揮依職高下同領

先時軍營皆有額皇祐格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日久兵制寖弛額存而兵闕馬一營

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二百既不成部分而將
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敢少損帝
患之乃詔併廢諸營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
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
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傔從廩給外計一
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
疋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
初帝議併營大臣皆以為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

帝不聽獨王安石贊帝力行之自熙寧至元豐歲有
廢併甚衆
三年樞密院文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
禁軍數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數參照顧問久之遂詔
殿前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
額總三萬四百人在京增廣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
府府界定六萬二千人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
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

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千二百人川陜三路四千四百人為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陜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揆併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命　是月詔河北禁軍以七萬為額初河北兵籍比諸路為多其沿邊者悉仰給三司言事者屢請損其數因揆併畸零立額為七萬以京東土地饒沃租賦有餘於是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為精兵至是分隸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揚杭州江軍府以

議言東南兵募寡而盜賊多故也其後又團結諸軍置將分領謂之將云　八月帝手詔倉吏給軍糧例有虧減出軍之家侵牟益甚豈朕所以愛養兵卒之意自今給糧毋損其數三司具為令於是嚴河倉乞取減刻罪賞而兵糧每石及十斗士卒歡呼　十二月詔行保甲法畿内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户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人為之副應主客户

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力丁壯勇者亦附之内家貲最厚材力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放火强姦掠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勿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絶同保不及五家幷地保有自外入保

者收為同保户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别為保置牌以書其户數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徧於天下

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帝嘗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歷時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陜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練不精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内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

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
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苦不足以當一面之夷狄其施
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此無他惟能專用其民故也
臣以為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强之理
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立法制令
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
條制以漸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為柴世宗能
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斷乎安石

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盜賊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為禁軍史臣以為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讐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為非募此輩不足以勝諸僭偽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為悔也世宗募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為禁衛不以為虞誠有帝王威略故也

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衛有爵賞祿為勸利而乃更憂其為變豈篤論哉大抵世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之事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之法不變乃實可憂也彦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則兵農其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爾

一日帝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又每保令置鼓人置一鼓費錢不少至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可見貧之艱於出備可速指揮禁戢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許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蓋耒耜以養生弓矢

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未為過第陛下憂恤百姓甚至故令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羣盜攻刼掠一歲之間至二百彯逐彯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令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為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日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

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産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産則怨矣

四年始詔畿内保丁肄習武事歳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之第一等保明以聞引見於庭天子親閲試之命以官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馬藳四十役錢二千本户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視此有差即藝未精願來閲

試者聽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隷巡檢司習武伎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而未敢輒議於是詔主户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
四年始詔畿内保丁肄習武事定其賞罰然猶番上

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說始令分番隸巡檢司尉司云
樞密院言在京繫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
人見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
勾抽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塗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
京東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工役不許臣僚差占
不過朞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椿管所減
糧賜上京應省司之用從之
詔禁軍俸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滿三日者

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　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每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沿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肄馬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强壯沿邊弓箭社常繫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

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

初保甲隷司農八年改隷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當公事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於樞密院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為三十七而鄜

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自列將其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合為四十二

八年又詔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分京東西兩路又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在京西額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其四在蔡汝

元豐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額各四百人唐州方城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為左第十二凡馬

軍十三指揮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

四年詔團結東南路諸軍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為第一西路為第二兩浙西路為第三東路為第四江南東路為第五西路為第六荆湖北路為第七南路潭州為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為第九福建路為第十廣南東路為第十一西路桂州為第十二邕州為第十三總天下為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

人東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
班以上嘗歷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奏舉又各以
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
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擇武力士凡千人選十人以名
聞而待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强遣此將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鎮之弊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猾難
制祖宗初定天下懲創其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地率
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

足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不至驕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為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舊新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於道議者以為更番迭戍無益於事徒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卒平居訓厲蒐擇無復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元豐二年以兖鄆齊濟濵棣德博民饑募為兵以補開

封府界京東西將兵之闕　又詔在京俸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四萬人如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

上曰河東修義勇强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即一事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上曰保甲不可代正軍

上番不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校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必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

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强梁之人此其所以强也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有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取其費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强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厢軍既少禁兵亦不

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緡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内侍往賞錢給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

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勇悍俗尚武事又介居二虜之間講勸宜不可後其加賜緡錢十五萬馬其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熙寧九年之數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

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甞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畒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馳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户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

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城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

教閲保甲以來河東陜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歴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

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沿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

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户田二頃悉免其税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强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本縣鄉村户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强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

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
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
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
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
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
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
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五月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光欲申前說樞密院先進

呈乞罷團教光再奏尋蔡確執不行監察御史王巖叟等極言之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

巖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終在朝廷知教民以

為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為一司
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以為用
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
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
覊縻之虐有甚焉覊縻不足以為苦也而鞭笞之酷
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
方耕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覊縻之所以為苦也其
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

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揮與提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所以為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凉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卓團典紙墨看聽人僱直均菜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塲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

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

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捕之使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咨嗟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肌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苦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

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也臣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為之法耳夫縁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之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

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頑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為激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為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為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

司總之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
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
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
以治生無終年逋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
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
哉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又乞罷提舉教閱
司又乞罷每歲分保甲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
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只乞令

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改更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與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

丁以上並免教

按籍民為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然今熙寧之保甲則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鬬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汚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為姦者則雖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瑟而首欲罷此者以其厲民也今觀呂陶之言以為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

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遂令人户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者不堪為兵獨富者堪為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為兵也特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汚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惨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第釋五等之田不

及二十畝者是猶紾兄臂而諭以徐日攘雞而易以月法既不能盡革而又不能擯棄斥絶其奉法之人則姑少加末減裁量以殺其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為經武強兵之圖不亦悖乎

尚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乃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出戍他路其餘河北差近裏一將更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之兵並更互出戍稍省諸路鈐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兼都監職事卒不能盡罷將副

光疏曰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别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

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茍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

宿衛市巡邏亦俱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又言竊見近年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單寡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如李順王倫王均則之寇乘間竊發攻陷郡縣豈不為朝廷憂又祖宗以來諸軍少曾

在營常分番出戍蓋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家且習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苟非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嬉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費祿廩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

緩急可責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條約不報

軾疏言臣竊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强臣

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窶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

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

以實空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輯番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録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

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集衆須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强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㫖應兩地供輸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强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㫖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殺見令州縣全藉此等寅夜防托灼見弓箭

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户祖業田産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若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刼人户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

箭社人户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
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
人輒復拾用罷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
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
切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
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
六百五十一夥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
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

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狃忕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奏上不報是月再奏又不報右東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當時北邊軍政之弛中天之禍有由來矣所言禁軍大率貧窘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則知當時雖所募長征之兵衣食仰給於縣官者猶不能不為將校所漁獵況籍民之有田畝者

以為保甲貪官汙吏寧無誅求乎

紹聖初樞密院建言往時軍士犯法詔許將官一面決遣以故事無留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得自在今後欲仍舊法及諸軍除轉排補並隸將司州縣毋得輒有所預其非屯駐所在當俟將副巡歷決之餘委訓練官行焉詔從之至是州縣拱手聽其所為兵將愈驕無復可用矣

紹聖二年御史中丞章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

試曾布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陜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已河北連被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職事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之類非理騷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勸上復行畿内保甲教閲法帝屢以督曾布是日布進呈畿内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

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至驚
擾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甲存者無幾以
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
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退以語下下殊
以為不快

按王介甫嘗言終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
之事則其時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
聖之時布獨不欲復行何也蓋其事繁擾奉行不

得其人則徒足以困百姓而實無益於軍實彼章惇蔡卞之徒但欲假紹述之說以遂其私略不顧生民之休戚布在當時視羣小猶為彼善於此者歟

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乃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揮勿行

政和時諸路團成保甲六十一萬餘人

十月尚書省言令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為刼盜累降指揮許其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絕神宗皇帝以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故分兵隷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所不總則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今見行敕令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兵將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略不加罪近日熈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人員坐視故縱而不

問且軍中有長行節級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相制豈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況招軍既立賞格則逃走安可無禁今參詳修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

七月洪中孚為熙河蘭湟路轉運使先是樞密院創招崇威寧銳兩軍三年十月二日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新兵教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蓋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遽增二軍所費至廣臣不知獻

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令一旦罷遣强者聚而為盜弱者轉徙則重為朝廷憂不若使塡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

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令兵闕六分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

重之人取問犯人除配沙門島廣南遠惡并犯强盜凶
惡殺人放火事干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從之
宣和三年知婺州楊應誠言諸郡屯戍當隸守臣兵民
之任一然後號令不二不然將驕卒横侵奪細民氣壓
州郡有不勝其憂者於是詔自令令隸守臣居無何復
詔曰將兵自當遵將官條教其除前隸守臣指揮其後
江浙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無復能戰又
事平之後童貫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虛

費糧廪驕惰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皆習工藝遂致寇恣横行毒流一方重費經畫今事平之後當添將增兵鎮遏綏馭然大抵南人怯弱素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内郡别置京畿將分接續排置使陜西軍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於計為便詔從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見近者招刺闕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以數萬人而期一月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人以補闕額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毆百姓

呌呼或齧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藏避恐懼事駭見聞令國家閒暇必欲招填禁軍當明示法令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途實傷國體乞亟行禁止有已强刺涅之人釋遣之以釋憂疑詔如有非願之人速行改正

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當祖宗時軍律甚嚴若在戍還

家當役避事必有轅門之戮令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寬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其弊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為常稍有畏懼從之

五年手詔訪聞保甲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又不得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沿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盜竒邪無復糾禁譏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尚

書省於諸路提刑或提舉各路委選一員令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繫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鈐束遞相覺察毋得舍無賴作過之人遇有盜賊畫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人告首仍具條揭示

欽宗靖康元年詔諸路州軍二稅課利先行樁辦軍兵合支每月糧斛春冬衣賜數方許別行支散官吏請給等禁軍月糧並免坐倉

自藝祖兵制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禁軍錢糧之

賜取足經常廩給皆有定數或因屯戍之勞調發之費則謂之特支或戰士有功將吏有勞隨事犒勞則謂之軍賞皆無定數若夫諸軍闕額未即招填則拘其俸廩別作樁備上供入内府隸樞密院自祖宗以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内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樁而次年復依舊法封樁大率諸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或稍優足則封樁如舊久之事益譌窔路專權則闕額歸朝廷樞筦勢重則闕額復還密院

其來久矣崇寧大觀時皆為朝廷取用政和間鄭居中為樞密復爭去然密院又自用未始入内帑也内帑則更無考察兵政財用日益淆散患在不能守祖宗規模而已

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為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鄰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為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

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路路名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藝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

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强募自今並取情願敢有違戾當議重罰毋得將不堪出戰及已係軍籍者一例充募

又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敘及武學有方略智謀及曾充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司方兵盛時年五十以上皆汰為民及銷併之久軍額曠闕則六十以上復收為兵矣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廪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

隷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壊紀律遂亡童貫握兵勢傾内外凡遇陣敗恥於人言第言逃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為闕額以其封樁為上供之用陜右諸路兵亦無幾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

痛切亦已無及為童蔡者烏得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劉韐奏近制置种師中領軍到榆次失利兵馬潰散師中不知存在奉聖旨師中下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與放罪臣契勘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為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主將如路人略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歿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等並不曾行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今又种師中死軍夫兩

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士卒痛有傷折或失主將亦無可言者偷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傷者十無一二獨師中不出或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然師中忠義許國受命即行遇敵奮不顧身古之忠臣未見其比師中初聞右軍接戰已却即自遣發軍馬傳呼應援時召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初敗即行亦必得出使諸將憂失主帥受軍法亦必戮力相

救或能破敵令一軍纔却諸將便不顧主帥相繼而遁
意謂全軍潰散必難以盡行軍法諸將初出猶有懼色
既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
令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特降
指揮應种師中下一行統制將佐並先次施行依已得
指揮令依舊軍前自効如能用命立功即與免罪今後
非立戰功雖該恩赦不得叙復仍乞降詔優異褒贈師
中以為忠義死事之勸詔种師中下統制將佐並各特

降五官仍令劉韐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餘依奏

十月樞密院奏名募有材武勇鋭及膽勇人并射獵生

户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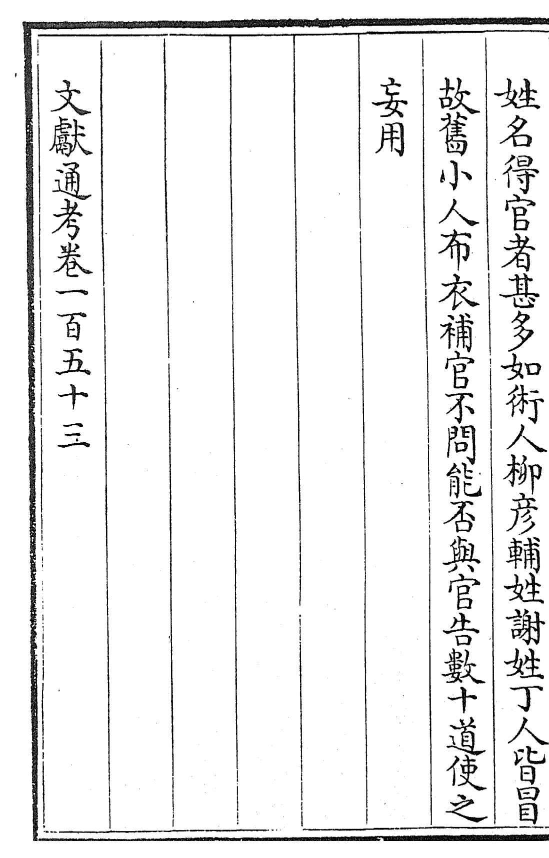
時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黄旗滿市應募者悉庸丐寒

乞之人全無鬬志何㮚用王健募竒兵操瓢行乞羸

劣之人皆躍然應募倉卒未就紀律竒兵亂毆王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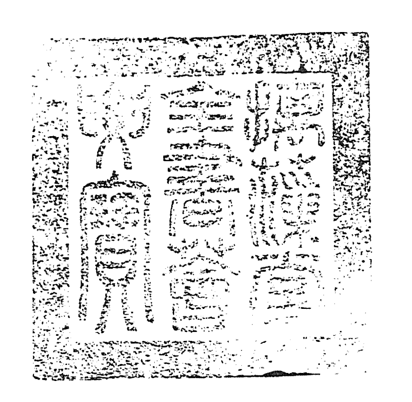
殺使臣數十人内前大擾王宗濋斬渠魁數人乃定

及出戰爲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殲焉是時守禦司寄



姓名得官者甚多如術人柳彦輔姓謝姓丁人皆冒故舊小人布衣補官不問能否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宋　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七十四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六

兵制

高宗開元帥府於南京初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至招潰卒收羣盜以補之既即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營司并歸樞密院詳見禁旅門

建炎以来朝野雜記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来内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於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邉上則文臣為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為總管熙寧間内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於四夷乃置百三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興以来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

辛羣盜以為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為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巡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為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入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偽齊於是川陜軍更以右護軍為號

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其部曲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陜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隷三衛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帥臣不可得而節制得自達於朝廷令禁兵俱厮役大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存亦無職事但為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為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為之副貳庶幾兵民權出於一而緩急可以責成則合祖

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諸大將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銳雄視海內而因時制變隨處立營遷易靡定駐劄未有常所有如劉光世軍或在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軍或屯江陰岳飛一軍或戍宜興蔣山惟王彥八字軍隨張俊入蜀而吳玠之兵多屯鳳州大散關和尚原大畧可考矣當是時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及楊沂中將中軍專總宿衛於是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

飛湖南王瓔四軍通十二萬一千六百時亦未有常屯紹興五年王瓔罷以兵五千隷韓世忠王彦以八字軍赴行在七年之秋劉光世將酈瓊叛以七萬人北降劉豫别將王德以八千人歸張俊由是三衙之外惟張韓岳三軍為盛自三大將之外八年五月吕師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而劉錡留兵屯鎮江焉至若四川之兵曲端死吳玠併將其兵王庶劉子羽有興元又招集流散立成部伍子羽罷玠又併將其兵故玠之兵十萬玠死

胡世將為宣撫命吳璘以二萬守興州楊政以二萬守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三萬人分屯仙人關内外璘併將之是以四川之兵獨偏重於興州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倀然未知税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

衣肉食輿臺厮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𤫉隷杜充其

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𤫉卒不為用光世亦晏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裕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𤫉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

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
不来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
也瓚自信入閫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
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
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瓚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瓚
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瓚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
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虜退之後正大明賞罰
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軍

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輙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自主將以下悉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閫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

帝嘗出入行間以䌷所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别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陣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勲閥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劵歷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

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令責海榷酤之人遇軍之所至則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爲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曰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設則盡出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爲家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欲孫

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来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佚之任拔沉滯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鬭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

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鋭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鋭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户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逋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

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輳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按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强動輙敗北以致王業偏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汪彦章胡致堂二疏切中時弊故備録之

建炎四年詔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軍兵多係招

集烏合之衆欲將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幾軍政歸一易於訓練詔依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其餘人刺陝西振華

紹興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携貳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錢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餞而遣之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二年左僕射呂頤浩請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天時人事今皆可

為何者昨自淮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虜分三道
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稍汰其冗
修飭器械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
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瓊軍一萬三千
雖不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
選之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呂師古皆不
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軍亦二萬臣
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

萬何憚不為且向者羣盜四擾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虜之南牧莫敢攖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振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虜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虜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信然虜騎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起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

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温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為守虜舉兵来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偽合兵以窺川陜若於未来舉兵必可牽制陜

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令韓世忠自京入
關此亦一奇也
按頤浩之言美矣然帝信其說而頒督師之命纔
至常州而部將叛之竟稱疾不進略不能北向發
一矢復還相位功業無聞焉以所言當時軍旅事
情稍備故錄之
四年樞密院上言提舉御前軍器所申本所萬全雜役
以五百人為額自戶部裁減月給盡皆逃遁若依戶部

所申月米五斗五升每日不及二升麥四斗八升每斗折錢二百日支食錢一百委是贍養不足詔户部裁定於月糧一石七斗添作一石九斗　五月詔神武義軍統制王璞下揀閲到第三等軍兵一千六百六十人撥填諸州廂禁軍

軍防令諸軍招揀等杖天武第一軍五尺有八寸捧日天武第二軍神衛五尺七寸三分龍衛五尺七寸拱聖神勇勝捷驍捷龍猛清朔五尺六寸五分驍騎

雲騎驍勝宣武殿前司虎翼水軍五尺六寸武騎寧朔步司軍虎翼等五尺五寸廣捷威勝廣德克勝等五尺四寸五分克戎萬捷雲捷橫塞等五尺四寸亳州雄勝飛騎威遠等五尺三寸五分濟州雄勝騎射橋道等五尺三寸揀中廣効武和武肅忠靖三路廂軍五尺二寸

七年樞密院言勘會累降指揮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別軍官兵訪聞昨来諸軍内有因事走投別軍之

人竊慮互相識認別致紛爭理宜措置詔諸軍應今日以前收到別軍官兵特免根究自後更不許招誘拘截十一年四月給事中范同以諸將握兵難制獻策於秦檜且以柘皐之捷言於上召張俊韓世忠岳飛入覲論功行賞皆除樞密副使張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罷宣撫司遇有出師取旨兵皆隸樞密院依舊駐劄而四川大將兵亦分屯就糧曰興成堦鳳文龍利閬金洋

綿房西和州太安軍興元隆慶潼川府凡十四郡焉故今鎮江大軍則韓世忠之舊部建康大軍則張俊之舊部鄂州大軍則岳飛之舊部紹興末年荆南江州池州又皆新創兵籍荆南所屯則劉錡所招効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軍則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江州一軍大抵皆茶寇也而興元府興州金州三都統兵則本曲端吳玠吕師古之徒關西之舊部考乾道之末建康都統司兵約五萬人池州都統司兵一萬二千人鎮江府都

統司兵四萬九千人荆南都統司兵二萬人興元都統司兵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兵一萬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損不常揀練團併分合不一其下有統制統領正將副將準備將之目

十三年詔殿前司等處統領將官本請受外别無供給職田之類贍養不足差官管運侵擾軍政可與逐月支破供給統制副統制月一百五十貫統領官以至準備將各支給有差庶可贍足其家責以後效若諸軍仍前

擅差軍兵回易興販依私役禁軍法所販物貨計贓坐

罪州縣知而不舉與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樞密院言勘會内外諸軍招人多收技藝工

匠販賣之徒致人材短小形質怯懦敗壞軍政可自今

並依等杖招刺壯健堪披帶人如違重寘典憲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殿前司言諸軍法兵級年及六十將校

年六十五減充剩圓支破請受内有戰功亦止半給近

年以来僥求全支又有年及不行減落支費浩瀚不免

横取於民乞令所屬遵依舊法逐營置籍鄉貫年甲招刺年月悉書於籍一留本營一留戶部一留總領以備開落使用詔依

乾道元年詔三衙及江上諸軍令後陞差須候年限及日方許申請

遷補之制凡諸軍校歲月有久近功效有優劣或聯比其名而加遷擢名曰排連其有戰功或大禮郊恩以次遷補則曰轉員惟老病過失者不在遷補之限

軍防令諸軍轉補將校者指揮使闕以副指揮使充副指揮使闕以都頭充都頭闕以副都頭充副都頭闕以軍分十將諸禁軍將轉補滿三年者十人闕三人七人至五人闕二人三人闕一人雖未滿三年者八人闕五人七人闕四人五人闕三人三人闕二人者並行轉補諸禁軍將校軍頭十將應轉補者當職官體量依揀禁軍法無病却乃試弓弩內槍刀標牌手各粗習為應法入得轉補即有病悴或年六十上

或轉補後犯贓枉法踰濫情重以上雖該恩並隔下
其差出者勾抽體量在别州者隨所在州體量訖報
住營處諸就糧軍闕將校應轉補者逐處各於見管
一等軍分通理所闕人數遞遷如不足申總管或安
撫鈐轄縣鎮先於本州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
等軍分内選經轉補及二年者填闕又不足逐司報
本處隨轉補文字且奏諸禁軍轉補排連將校節級
正管者各依職次指揮却相壓差官及差同管與下

名將校節級一等職名者各以補授先後為次諸禁軍已經轉補排連而有以前功賞武藝應轉資者先於舊職上轉補後於已轉資上轉補排連如無闕即於應排轉名次下額外補諸軍以過犯應隔轉補排連未經隔而有戰功及傷中者免隔諸廂軍應補員僚備錄所降朝旨給牒補節級者給帖諸禁軍轉補排連限一季內奏廂軍十日諸馬軍龍猛步軍龍騎歸遠壯勇將校兵級雖犯徒到營不曾犯盜聽補轉

排連諸都作院將校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闕及三人餘遇有闕日轉補及三年依名次遞遷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𢷬予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𢷬之日以疾不趨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

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遥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

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七年勤勞一旦如掃薄
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叅崇寧四年
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
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諸軍闕額頗多紹
興之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為
額令管二萬五千四百餘人所差發出戍官占實一萬
一百四十三人點閱所部堪披帶者僅六百二十七人

欲乞許本司酌紹興末年元額招刺補填從之

葉適應詔兵總論二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惟兵之聽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為之推戴一

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内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為太祖之所以正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

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饋之日增蓋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歷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自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

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

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挾兵才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

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將兵之官充

滿天下坐糜厚禄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强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論四屯駐大兵曰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

之深患乎使知其為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驅使强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内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勲惟其所奏將校之禄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

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剥無復顧惜志意㿺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取無策呂祉以踈俊趣之一旦殺帥巻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隷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

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於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内臣

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强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

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鬬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强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

甚易也

又論廂禁軍弓手土兵曰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劵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

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趍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隷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

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寛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寛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强以耗國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為逺識以不可舉動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消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壊樂失積衆弊而莫革者宿衛屯駐之

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内患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来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為二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

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
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
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
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
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
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
宦官則以內兵而刼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
廣土地及朱温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

之鼎祚移於内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内曁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

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裴郭曾無少異然究其勳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

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强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

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强悍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痱癖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

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户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藉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

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四